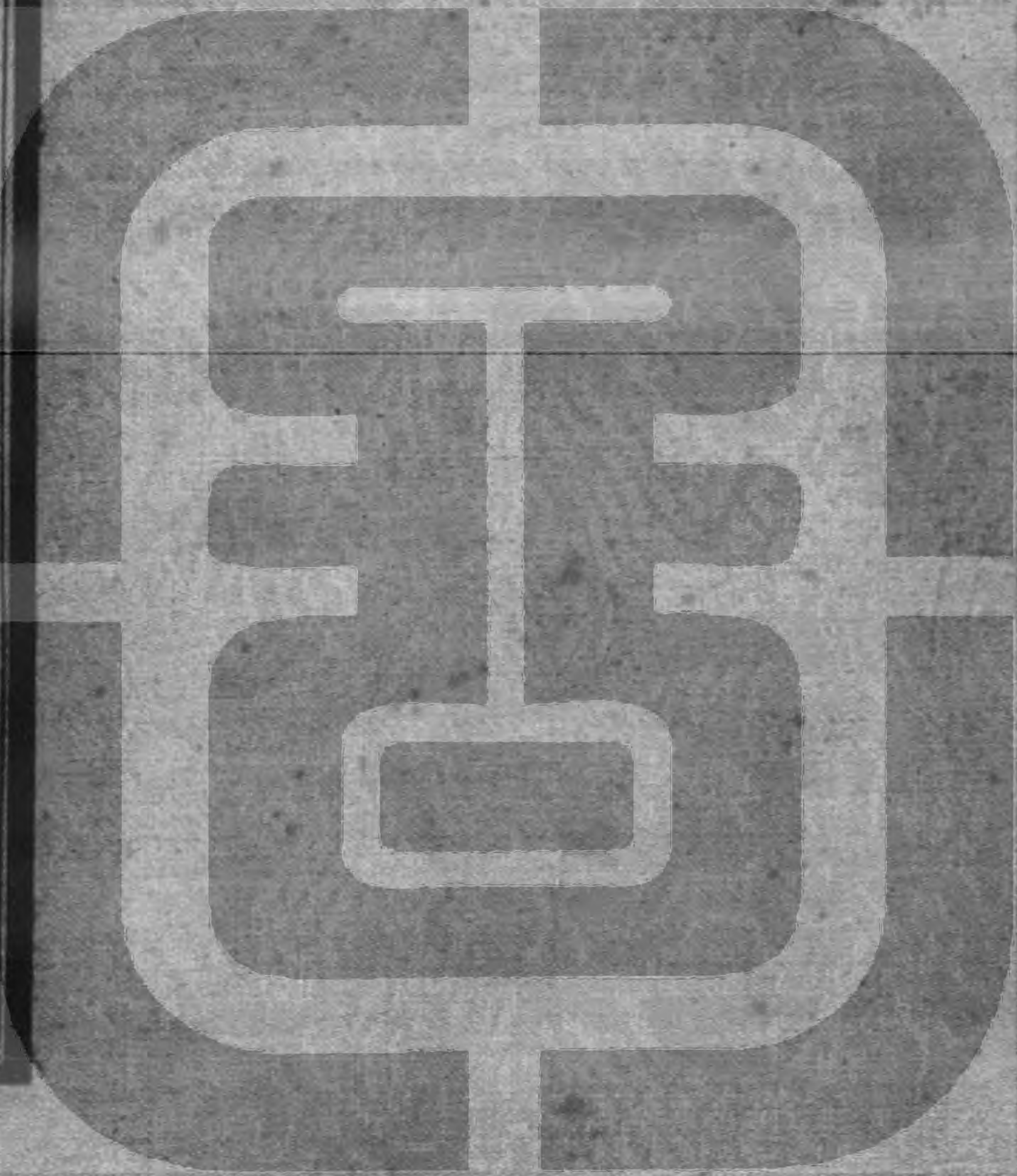


淵鑑類函

卷二百二十之卷二百二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

武功部十五

神助 綏軍勝 俘獲 受降

神助 吳王來 詔 吳王 詔 吳王 詔

**增**隋書曰漢王諒反周羅暉副楊素討平之餘黨據晉

絳等三州未下詔羅暉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

之為流矢所中卒于師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暉曰我

明日當戰其靈座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

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

齊書陸法和隱於江陵侯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法

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一日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

神助



便發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俗恒祈禱自  
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 太平御  
覽曰梁臨汝侯蕭猷嘗為吳郡太守與楚廟神交飲至  
一石而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遷益州刺史江陽人  
齊苟兒反率眾攻城猷乃遙禱請救戰之日有田老逢  
一騎絡鐵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四十時已晡騎舉稍  
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馳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  
一騎請飲田老問誰曰吳郡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  
中祈禱無復有驗十餘日後乃見侍衛士偶泥濕如汗  
唐書曰江西都團練使李廉奏建中四年鄂州刺史

逆賊李希烈之將董侍召率眾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  
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  
連黃沔三州請付史官以答神意從之 又裴行儉傳  
曰行儉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  
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眾少安俄而  
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眾皆  
驚以方漢貳師將軍 又王峻傳曰王禕討奚於幽州  
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峻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  
嗟異陽伯成上疏請封峻墓表異之乃遣使祭峻

神助二

武功部

神助二

神助



原蜚鳥下二河水合先史記燕圍即墨田單令城中必祭

宣言神來助今日當有神人為我師有卒入曰臣可為

師乎單東向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單曰勿言出

入必稱神後漢王霸字元伯從世祖南馳聞王郎兵

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斷無船可

濟眾大懼使霸視之霸欲安眾令且前遂詭曰水堅可

渡遂前比至河水果合遂獲渡世祖悅霸謝曰神靈之

也祐祠子產祈鍾山兵劉聰討李世祖詐降夜襲之矩

兵助掩賊營大獲鎧馬晉符堅載記曰堅入寇望見

王師部陣齊整又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無然有懼

色初會稽王道子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秦伯

於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所見若有力焉

祈凝之禱氏左傳秦伯以璧祈戰於河會稽內史孫恩

攻郡凝之不設備入淨室請禱之尤甚為會稽

佐曰大道許鬼兵相助遂為恩所害將

奉太乙旗周何二廟神兵曰吾助天子討賊並乘朱航

漢書武帝伐南越禱告太乙命曰增蔣帝神報敕

霍山神遺語梁書曰先是早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

忽有雲如織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

馳詔追停火一時遂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

未嘗躬自到廟於是乃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

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

人亦神之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

目觀焉唐書曰高祖初起師次霍邑隋武牙郎將宋

老生陳兵拒險義師不得進屯軍門見曰霍山神遣語大

旬魏運不給忽有白衣人詣軍門見曰霍山神遣語大

唐皇帝若向霍山邑當東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當

助爾破之高祖初晒之遣人東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當

笑曰此神不欺八月已卯雨果霽高祖大喜以太牢祭

霍山辛巳引師從傍山道趨霍山去城十餘里有陣雲

起軍北東西竟天高祖謂裴

寂曰雲色如此必當有慶

神助三

武功部

神助

神助

三



**增**明日母大郎死柳宗元龍城錄曰唐神堯拜河東節

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露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

語言明日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因駐馬問

二人再拜起泣言某二人漢兵也奉東嶽命岳神管押

亦自感傷兼欲先知于將軍耳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

姓氏俱笑言將軍貴人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倉

惶辭去云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風煙蔽

天而過神堯默喜明日破賊發七十三矢皆中而復得

其矢信乎聖主所向至

靈亦先為佐佑者焉

**止雪反風**註見祥

**旗不露**應四

**韉不濡**又高僊芝傳曰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天

寶六載詔僊芝以步騎一萬出討僊芝乃分軍

為三約會連雲堡勒川會川漲不得度僊芝殺柵兵九千

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度僊芝殺柵兵九千

士人齋三日備集水涯士不

甚信既涉旗不露韉不濡

節度使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

而流朝晨築防環之遂為溇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

有詔置祠命**妄言有神呼野中**又康承訓傳曰初龐

泉曰應聖**言有神呼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

言有神呼野中**聞廟廷甲馬號令**又康承訓傳曰初龐

勳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

吳越備史曰壬午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兵

三萬人以救無諸是行也宿衣錦軍武肅王廟廷有聞

甲馬號令之聲郊野皆止及接戰于閩淮

人視我師周遍郊野皆止及接戰于閩淮

**其首者三**金史太祖本紀曰遼都統蕭紇里副都統撻

擊之未至鴨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

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

武功部

增

軍勝

日

**增**春秋提要曰召陵以義勝城濮以威勝鄆陵以幸勝

蕭魚以善勝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



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又曰昔之善戰者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  
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又曰善戰者  
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  
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  
為勝敗之政 又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  
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  
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  
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  
不能知人皆知吾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

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又曰知勝有五知  
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  
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  
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  
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又曰勝兵若以  
鎰稱銖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吳  
子治兵篇曰兵以治為勝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  
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  
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  
雖絕成陣雖敗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



兵尉繚子兵談曰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  
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  
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  
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 又戰威  
篇曰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  
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  
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  
將乘闖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  
所以三勝者畢矣 司馬兵法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  
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

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管子曰用兵者  
攻堅則軻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  
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垣朝九牛而刀可以莫猶削也  
鐵則刃游間也 漢書高祖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 淮南子主術訓曰文王知而好問  
故勝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勝也  
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又兵略訓曰擊之如雷霆  
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

增後漢書吳漢傳曰漢與公孫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



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 唐書王君廓傳曰君廓從戰東都有功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 又執失思力傳曰薛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角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耀兵磧北而歸 又李嗣業傳曰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寺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

長安 又李晟傳曰晟收復京師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凶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王佖傳曰晟在師似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似與李演鏖戰蹀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振 五代史曰末帝召王彥章爲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韞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



兵急擊南城遂破蓋三日矣。又曰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李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大通鑑宋紀曰王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又曰趙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又元紀曰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聞風宵

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州史料曰李伯昇悉兵號二十萬來圍新城李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新城之將來告謂賊勢盛不敵盍小避其鋒俟大軍至而後合擊之文忠曰俟大軍至城為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寡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囂我寡而整何彼之虞且聞彼之輜重山積矣是天以



富若曹也勉之衆咸奮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馬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人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而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遂大潰兵略纂聞曰也先攻居庸羅通與少監潘成指揮趙玟謀曰賊所恃者鐵騎須以計襲敗其鐵騎而後賊可破也衆皆曰善敵人臥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橫置馬上鐵騎外繞每鐵騎隨一犬有警以犬吠爲號通多用鹺蘘實熟羊肉置藥漏下二鼓使夜不收持鹺蘘雜投敵騎中犬啗羊肉甘飽以石試投之不

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門出軍燒賊營鼓譟舉火砲四面擊之賊驚鐵騎聯絡咆哮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賊騎盡驚又爲鐵騎所制不能馳人馬自相蹂踐死者數千遂大潰三戰三捷又曰曾銑嘗令人製疎孔竹篾數千久積不知其所用一日報賊至銑度其暮當至某河悉令沉之因伏兵其旁賊至渡河馬足多陷孔中彼此牽制伏兵乘之因以大勝至說選平夏錄曰傅友德拔文州五月己未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餘艘己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



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 **敬懼增**左傳曰宣公十

二年楚子圍鄭晉救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無日

不討軍實而申傲之 又曰哀公十一年公會吳伐齊

齊師敗績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通鑑梁紀曰弘農王楊渥遣劉存等將水軍三萬以

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

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

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

典故紀聞曰大將軍徐達等北征屢捷太祖遣人諭

之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

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  
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  
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慎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  
防謹密常若臨敵勿坐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軍勝三

**原**天幸 人喜 晉師往歲克敵今又勝駟天幸 慮敵

保勝 後漢書世祖使臧宮謂之云常勝之不可保 築京觀

狃蒲騷 左傳築武軍以為京觀又莫敖 一戰而

霸 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注言以壽終也

昔陳今鄭 左律右鉞楚昔歲入陳今茲入鄭若師

武功部

荆益貢函卷三百二十一

軍勝



樂于元凱平吳 鄧艾伐蜀 杜預封侯 戰勝之後 取威定霸

常勝之家 陸遜與關羽書戰勝之後常若 取威定霸

成霸安疆 增銘書大常 獻捷太廟 周禮夏官司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常祭于大丞司勳詔之 唐

六典曰元帥凱樂之日天子遣使郊勞有司先獻捷于

太廟又告 五岳壓枯 千鈞壓卵 潛確類書曰諸葛

齊太公 髮傾五岳以壓枯朽 又曰 雲撤席卷 霆埽風除

唐子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 雲撤席卷 換席卷度

左思魏都賦曰剋剪方命吞滅咆哮雲撤叛換席卷度

劉唐書突厥傳贊曰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

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墟 太原一勝 渭南三捷

談叢曰熙寧中賜契丹金繒召二府觀焉衆謂天子修

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方平獨曰宋與契

丹戰大小八十一陣唯張齊賢太原之戰纔一勝耳陛

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通鑑唐紀曰李克用與忠

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戰于渭

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

塞旗蹈軍 揚兵擣壘 唐書李光顏傳光顏從崇文

神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

人馬萬計思 六戰皆克 一轡無返 唐書唐璿傳璿

明跳奔博陵 涼州入洪源谷璿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

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

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

軍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

道 漂血丹渠 唐書郭子儀傳曰安慶緒聞王師至遣

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通儒旗幟鉦鼓

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

武功部

甘肅通志卷之三

軍勝

二



全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

又馬麟傳曰吐蕃寇邊詔麟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

麟引還間關轉鬪至鳳翔窮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

城守麟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

數千級漂血丹渠之斬威動京師威震遼海唐書鄭

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眾三萬來攻使唐弘夫設伏

以待璠內輕敗懦柔縱步騎鼓而前敗以銳卒數千當

賊疏陣而多張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眾寡陣未整伏

發眾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

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動京師破殺萬

薛仁貴傳曰仁貴進攻扶餘城身率士遇賊輒破殺萬

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他四

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鋒蝟斧塘

摧株搏兔柳宗元皇武篇曰哀凶鞠頑鋒蝟斧塘

若摧枯勢如破竹陸贄論李晟兵曰總仗順之師乘

晉書杜預傳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

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八遇八克

三遇三克唐書婁師德傳曰師德與虜戰白水澗八遇

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契苾何力傳曰何力討龜茲擒其王遣左衛郎將權祇

甫狗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

服刻石紀功而還周書文帝紀曰太祖既破齊神

武乃於戰所准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

十三戰皆捷二十年始捷自通鑑宋紀曰副元帥宗澤

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

和尚傳曰哀帝時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

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禰者

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眾三軍之士

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投秦坑而盡沸噎強水

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期年而

而不流言海錄碎事曰

滅潞子

武功部

崑崙山通故絳之道旁

軍勝

三



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未三旬而定  
晉陽纔期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豨將多降不勞師克  
粵首敬懼原天益疾未色有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  
馳報文子憂之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文子名  
變列子趙襄子攻翟勝之有憂色孔子曰趙氏其昌  
乎勝非其難猶有憂色亦有天幸左傳城濮之役  
持之為難猶有憂色亦有天幸楚師敗績晉文  
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漢書云霍去病嘗  
與壯騎先大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而諸將常坐留落  
耦不

### 軍勝四

**增北府兵**晉書曰劉牢之字道堅沉毅多計畫謝元  
軍將之最屬通鑑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  
嚴之外有二十七最十三曰賞罰  
足澡渭水之恥唐書李靖

傳曰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靖以兵部尚書為定  
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  
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于是帳部數  
恐靖縱謀者離其心腹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殲  
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入絕漠然卒降  
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躒血虜庭遂取定  
襄古未有輩足澡  
吾渭水之恥矣  
**勝則以家貲賞**又馬燧傳曰燧討  
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  
初將戰燧約眾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  
宗嘉之詔出度支  
**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又高霞寓  
中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霞寓有  
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  
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  
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  
將帥有克敵功上親執手慰勞若將在  
軍則遣人代執行執手禮示優遇之意

### 軍勝五

武功部

軍勝



**增**詩晉謝朓詩曰北拒溺駮鑣西戡收組練 又曰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 張景陽詩曰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 唐韓愈元和聖德詩曰負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眾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肢披不敢保聚擲首陣外降幡夜監 又晚秋聯句詩曰雨矢逐天狼電矛驅海若摧鋒若驅兕超乘如猱獲策勳封龍額歸獸獵麟脚踏朝賀書飛塞路歸鞍躍

**增**頌晉陸機功臣頌曰威亮火烈勢踰風埽拾代如遺偃齊如草

**增**表後周庾信賀平鄴都表曰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

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 唐元稹賀誅吳元濟表曰拯遺氓於溝瀆非聖不能埽餘沱以雪霜非天不可 又賀誅李汭表曰風行號令天助機謀斬此鯨鯢破茲梟獍 李商隱賀幽州破奚寇表曰坎三鼓而河流自却聲六校而屋瓦皆飛自使鴟懼喪林兔忙迷穴無舟掬指有地僵屍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蹙不啖淮山之鶴後隊仍窮

**增**牒唐柳宗元為裴中丞牒曰眾輕鬪蟻勇劣怒蛙纖縞當疆弩之初孤豚債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懽



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  
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

**增**檄唐祖君彥為李密檄云瀉滄海而濯殘螢舉崑崙

而壓小卵

**增**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謹譟之聲山傾而河

泄鼓鼙之氣霆鬪而電奔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

原之燄勢均破浪攻甚決河 又曰王師奮發勢無駐

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

**增**書後漢延篤與段紀明書曰得知窮兵極遠大捷而

反雖齊桓之制服流沙霍將軍之身到祁連茂以加焉

莫不魚爛雲除震懼稽顙矣

**增**狀唐柳宗元賀平李師道狀曰破竹寧比其發機走

丸未喻於乘勝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峴琅琊不

聞崖岸之阻

**增**追奔一

**增**春秋提要曰已去而躡之曰追 海錄碎事曰追北

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為北說文云北乖也

**增**追奔二

**增**左傳長勺之戰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

之 唐書江夏王道宗傳曰吐谷渾寇邊李靖出崑丘



道詔與侯君集爲靖副賊聞兵至走嶂山數千里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里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鬪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潰又羅士信傳曰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通鑑唐紀曰龐勛引兵擊康承訓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五代史梁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又曰周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

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於柏鄉橫尸數十里



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軍去矣又擊其東師曰梁軍去矣梁朝不

**原拔旆于倒戈**

晉人奔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肩拔旆投衡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甚教也 **周山渡水**

晉敗齊師于鞏逐之

注山名也 **趙充國徐行驅之**

或曰逐利行大遲充國

重渡湟水道 **勿追**

困獸猶鬪窮寇勿追

曰窮寇緩之則 **不逐**

穀梁曰戰不逐奔

走急則致死 **如追逃**

軍猶逐北 **逐倒戈之徒**

勢 **追奔逐利**

彼竭我盈 **乘破竹之**

**增** 乘追奔四

宋書素淑傳曰如有決學漏網遂

**增** 遏其歸

宋書素淑傳曰如有決學漏網遂

**夜馳** 二百里

唐書曰武德三年四月敗宋金剛于柏壁

宿于雀鼠谷之西原軍士

皆饑太宗不食者二日

**增** 左傳曰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

其五帥

**增** 魏書曰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二月車駕至鍾

離軍士擒蕭鸞卒三千帝曰在君為君其民何罪於是

**免歸**

後周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樂怕戰於新城

**因傷被擒**

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

**武功部**

尉監頂卷二百二十

**俘獲**

七



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  
富貴關中貧校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鎖付館厚  
加禮遇寬乃裁臥瓊夜繼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  
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  
驗裴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竹帛所  
載何以加之 八編類纂曰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  
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  
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 唐書  
尉遲恭傳曰竇建德營板渚時王世充兄子琬使于建  
德乘隋帝廢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恭請與高

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  
又曰恭從秦王擊王世充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恭大  
敗之擒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 五代史曰梁軍  
圍晉太原有驍將軍陳夜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  
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  
言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  
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  
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  
已過揮鐵錘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又曰周德威  
圍劉守光於幽州劉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



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槌擊之廷珪墮馬遂見擒宋史太祖紀曰安國軍節度使王全斌等率兵入太原境以俘來獻給錢米以釋之遼史聖宗本紀曰統和十二年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兵略纂聞曰王守仁與宸濠戰於湖上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守仁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戰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賊兵遂大潰次日賊兵既

窮促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

### 俘獲二

**原勿佚**

**猶遣**

書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諸葛亮至南中擒孟獲使觀已營陣獲

曰若祇如此易敗爾亮縱之使更戰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頸斷頭**繫單于頸張飛破劉璋獲嚴顏呵之曰大軍至何不降顏曰卿無狀侵我州我州但有

斷頭將軍也飛怒令所頭顏容色不變曰所

**夷俘**傳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

**虜獲賢王**縛廣武衛青擊匈奴獲左右賢王

麾下者信解縛東向**俘寶玉**賜繡被書遂伐三股

坐西向對而事之**俘寶玉**賜繡被書遂伐三股

武功部**俘獲**



後漢李忠獨無所掠世祖賜王還生口後漢嫁生口武威  
 太守孟威云宜還生口素安曰還之示中國優貸也  
 華歆得賜生口出而嫁之孫盛曰施舍自出人君孥戮  
 之家國刑所屬歆當為君子也增賞劔帶賜鞍馬  
 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崇隨賀拔岳征伐萬俟醜奴醜  
 後周書侯莫陳崇傳曰崇隨賀拔岳征涇州長坑及之賊  
 奴率餘眾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醜奴於是大呼眾  
 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  
 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  
 馬及寶劔金帶賞之五代史曰皇甫暉屯清流關為  
 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賜金帶鞍馬後  
 數日暉以原鮑叔釋縛種暘遣獲叔釋縛  
 金瘡卒為渡遼將軍有生口種暘遣獲叔釋縛  
 見獲悉遺之羌胡乃來降種暘遣獲叔釋縛  
 韓信事太史慈為孫種暘遣獲叔釋縛  
 策所執問以進取也種暘遣獲叔釋縛  
 縛中肩謂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種暘遣獲叔釋縛  
 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吳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種暘遣獲叔釋縛

**係虜之功 往遺之禽 增偽遊雲夢 劫縛兜題**

漢書高帝紀曰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信謀反上月會諸  
 右左右爭欲擊之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  
 侯於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後漢書班超傳曰龜茲  
 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後漢書班超傳曰龜茲  
 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繁索城九十里逆遣  
 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  
 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  
 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皆驚懼奔走慮  
 馳報超超即起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俘滅  
 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皆悅俘滅  
**三國 生擒二萬**唐書蘇定方傳曰定方為神丘道大  
 國皆生執其王又郭子儀傳曰子儀從元帥廣平王  
 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大  
 川彌亘一舍賊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  
 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  
 萬級生擒二萬多執村民聽贖儒士等與羅渾擊大戰於  
 武功部尉監頂卷二百二



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  
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  
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  
以來竟不知何罪通鑑宋紀曰元世祖中統二年詔  
軍中所俘儒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役古無有也  
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役古無有也  
方以古道為治宜除  
之以風天下從之

俘獲三

增擇體肥者令左右分啗通鑑宋紀曰宋慕容延釗進

將張從富等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帝聞之遣使諭從富  
等不聽以兵逆戰於澧江宋師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  
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  
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  
長驅而進乞二虎贲護俘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擒  
遂克其城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陞辭奏曰臣誓生獲賊  
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陞辭奏曰臣誓生獲賊  
為社稷刷取乞殿前二虎贲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蘇軾言神諭與其精人轉更故無盡蕭王

俘獲四

增詩唐王昌齡從軍行曰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

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韓愈征

蜀聯句詩曰逆頸盡徽索仇頭恣髡鬚柳宗元平淮

詩曰左翦右屠聿擒其良晉謝安嘗謂謝道韞不覺

曰對受降謝道韞不覺

增左傳曰昭公十三年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

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

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

武功部

開蓋頁函卷三百二十一

受降

三



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乎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漢書西南夷傳曰陸賈至南越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于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纁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後漢岑彭傳彭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

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又曰彭與嚴說共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三國典略曰梁蕭乾字思惕聞中豪帥反叛陳武謂乾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騁騁在目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渠帥



並即款附唐書李靖傳曰靖攻蕭銑率輕騎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也又李孝恭傳曰孝恭拜山南招慰大使狗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輒下衆又李光弼傳曰上元元年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聲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旣夕還軍留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

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野戰命將來襲必許以死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又馬燧傳曰燧討李懷光自京師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



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  
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  
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  
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  
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  
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  
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又范希朝傳曰  
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  
部沙陀千落衆萬餘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又  
劉仁軌傳曰百濟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酋領沙

吒相如黑齒常之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  
効即給鎧仗糧糒孫仁師曰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  
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有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  
拔其城 通鑑宋紀曰金張林據益都欲歸附以自固  
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  
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  
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謹結爲  
兄弟全旣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  
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  
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



東總管平又曰韓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  
 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  
 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曹成成方為岳飛所迫乃  
 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門通鑑元紀曰英宗時  
 諸王怯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  
 不罹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  
 以安之

曰吾受降二帝之忠而亦藉因辦立如尚何疑二人信

原係頸畫狀秦王白馬素車係頸以組降漢王于軹

詣鄴高陵先令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魏于禁降關羽歸文帝慰諭遣  
 麗德積怒禁降服之狀禁遂薨焉示主降眾受服寇

主降也服降也陷堅摧剛去殺到來降增揭碑

館唐書張仲武傳曰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

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為銘揭碑盧龍以告

後世錄碎事曰鄧太后令築南北兩部質館注築

館以受原執茅旌而奉璽綬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

鸞刀以逆莊王何休注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

護祭者斷曰籍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

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鸞刀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也

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也

祖降奉高皇帝傳國璽綬詔以屬城門校尉賊皆輸鎧

甲積兵甲宜陽城百餘口萬餘人為鎮南將軍觀  
 西與熊耳山齊其來百餘口萬餘人為鎮南將軍觀  
 兵于江男女降者百餘口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  
 當萬東觀漢記世祖詔曰馮異軍雁門胡卒萬餘  
 人皆來築城受發車迎降漢發車三萬乘縣官無  
 武功部



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  
 無罪且匈奴叛其主來降徐以縣次傳之何至騷動疲  
 國甘心夷東愛其來畏其眾易王用五驅失前禽注  
 有去者射之愛其來而惡其去也喻來降者則不殺  
 之司馬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數萬餘欲降段會宗漢遣  
 衛司馬逢迎司馬畏其眾欲去黃巾乞三白起坑後  
 降者皆自縛蘇匿怨舉眾去黃巾乞三白起坑後  
 朱雋字公健攻黃巾黃巾乞三白起坑後  
 主故賞附以勸來今海內乞三白起坑後  
 以懲惡縱敵受寇非良策遂破之此事與荀吳事同意  
 異武安君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于長平後賜劔死  
 于杜謀而來服而舍傳示之以整使謀于孫布詐  
 郵程普殺吳將孫布詣揚州詐降七百入往迎布夜掩  
 擊破之吳程普殺降者數百人不犯順如受敵  
 皆使投火即自病瘖百餘日而卒  
 文不犯順受降如受敵  
 車師云受降如受敵

增

就館降來以州降

傳唐書劉潼

有劇賊依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  
 赤子迫于饑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諭釋之詔  
 潼就館而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  
 行營副元帥討之唐書馬燧傳曰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為  
 馭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鑄論皆以州降原面縛  
 銜璧肉袒牽羊乃還冬蔡穆侯將許以救鄭公以見楚子  
 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  
 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不天又  
 云楚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  
 能事君君懷怒以及敝邑待以不死誅不慎服東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日待以不死誅不慎服東  
 漢記云赤眉遇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  
 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  
 耳不能慎厭也服舞干而格因壘而降舞干羽于  
 者不能慎厭也服舞干而格因壘而降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文王伐崇軍三旬景帝欲侯  
 不降退而脩德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武功部

受降

兵



于禁泣斬背其主而侯何以責人臣不守節上曰丞相

議不可用昌豨降于禁諸將皆以當送太祖雖舊不敢

失法泣殺降有禍犯順不祥者王朔所以不封侯相

殺降之再駕而降滿日而受文王伐崇再駕而降

光使楊稷毛昺屯交趾曰賊圍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

過乞降璜不許而給糧日滿糧盡陳衆譬諭郭淮

訊問後漢李憲屯瀟山楊州牧歐陽歙攻不克廬江人

受羊祜放歸鼓人請降穆子不受荀吳事羊祜

增脫帽抱馬素服乘驢車後漢耿秉傳曰秉與竇固擊

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

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爵為通侯當先降之

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

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臬其首固

大驚曰且止將敗事乘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

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五代史曰王師範敗降梁梁劉

鄒乃亦降從周為具齋衰送鄒歸梁鄒曰降將蒙梁恩

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

之冠帶飲之以酒鄒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

乎膝行請命泥首待罪唐書高麗傳曰高延壽收



宋紀曰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  
 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眾降江  
 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  
 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申脰就鞅  
 入絆魏志王朗傳注獻帝春秋曰朗為會稽太守兵敗  
 言申脰就鞅策使人誥責朗自稱禽虜對使者云云又  
 叱咤聽聲東西是命  
 縱囚相告  
 執旗先驅  
 黑闥敗洛水魏徵謂建成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不大  
 蕩宥恐殘賊肅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復振命齊王元  
 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眾乃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  
 百姓欣悅賊夜奔眾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襁而甲還  
 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眾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  
 禽黑闥唐紀曰高仁厚討阡能而前塗諸寨百姓未  
 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遣汝歸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  
 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前行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  
 五十人為隊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  
 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吾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  
 至穿口眾皆降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人如雙流  
 至新津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

眾縛阡能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  
 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  
 年今遇尚書如所出九泉親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  
 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  
 日五賊  
 單騎造壘  
 單馬詣營  
 皆平  
 單馬詣營  
 曹唐書曰王臯湖南觀察使  
 臯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逃讒抗死耳將軍  
 遇我可以降國良壘大呼曰有識曹王者乎乃吾也來受  
 稱使者造國良壘大呼曰有識曹王者乎乃吾也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臯執手約  
 為昆弟則盡焚攻守具散其兵李大亮傳曰大亮為  
 土門令賊大至大亮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  
 眾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  
 書歸順字  
 號歸聖軍  
 唐紀高仁厚討阡能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  
 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  
 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邨民阡能囚父母妻子于  
 獄云謂事得實則免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  
 知汝如是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汝當為我潛語寨  
 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尚書來汝曹各  
 武功部  
 受降



投兵迎降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  
 誅者所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縱之去  
 降軍分七指揮號歸聖軍其從間道先降又斬異已出  
 降而後漢岑彭傳曰田戎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  
 乃留之強猶為征南所圍豈况我耶降計決矣四年春戎  
 乃留之強猶為征南所圍豈况我耶降計決矣四年春戎  
 降而辛臣于後盜我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出書招我  
 我疑必賣已遂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書招我  
 月大破之晉書曰樊雅據譙郡祖逖使桓宣說之雅  
 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遣  
 雅還撫其眾僉謂前數罵辱逖懼罪不敢降雅閉城自  
 守逃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即斬異已者遂共出降  
 單騎白衣降素衣白馬降唐書李愬傳曰愬入駐  
 救于董重質愬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  
 重質以單騎白衣降五代史曰劉鋹素衣白馬以降  
 京師放降卒八百馘降賊四百紀曰放降卒八百

歸于蜀唐書曰建成嘗巡行北畫地三十里  
 邊遇賊四百出降悉馘其耳縱之  
 屋三萬間通鑑宋紀曰宋英宗時陝西宣撫主管機宜  
 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  
 八編類纂曰孟珙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珙至黃  
 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一日降數千人  
 者日以手數為屋三萬間居之  
 言賢十萬師唐書張建封傳曰盜起蘇常間代宗詔中  
 前諭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  
 縱還田里又馮盎傳曰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  
 境太宗召右武衛將軍蘭馨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  
 諫曰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喻盎  
 遣子智戴入侍帝曰原疏勒并竭將軍猶守恭居  
 徵一言賢于十萬師  
 延兵盡都尉遂降李陵晉侯示信三日而原降帝舜  
 脩文七旬而苗格



文受降三苗

**原**面縛與觀王隱晉書云太康元年孫**增**為彭君故

後漢彭脩傳曰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

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

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太守得全

君故降不為和欺昏出戰因降梁武帝先是俗語謂

太守服也不為和欺海錄碎事曰青州刺史桓和給東

密相欺變者為和欺於是梅蟲兒茹法煙塵漲天而

珍等曰今日敗于桓和可謂和欺矣常煙塵漲天而

南唐書裴行儉傳曰阿史那伏念與溫傳合行儉縱不

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

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救嚴備遣

單使往勞既而果然築三受降城又張仁愿傳曰時

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于河北書七十二國降附

築三受降城絕南寇路中宗從之

北高仙芝傳曰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

元詔仙芝出討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先往密令

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

得十二國皆悉家貨懷輯又李晟傳曰晟拜鳳翔隴右

震懾降附悉家貨懷輯又李晟傳曰晟拜鳳翔隴右

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昏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

東徙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

既乎因悉家貨懷輯降附得大錦袍金帶夸異之王號每

增為彭君故

見車馬競交射

太守得全

和欺昏出戰

因降梁武帝

先是俗語謂

煙塵漲天而

常

煙塵漲天而

常

煙塵漲天而

常

煙塵漲天而

常

煙塵漲天而

常

煙塵漲天而

常

煙塵漲天而

常

煙塵漲天而

常



昇僊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哀經  
徒跌以降繼爰下而取璧崇鞞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  
行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請命而後降又曰周世  
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者請命而後降宗復南征  
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  
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  
遣人請命于景許其降乃降

受降四

**增**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繫頸求活投戈乞降

**增**碑唐段文昌平淮西碑曰魏軍得田疇為導潛出盧

龍鄧艾得田章既登長驅綿竹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一

高武功部十六旋軍 殿 疲兵 無備

旋軍一

**增**周禮曰若師有功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於社  
左傳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旋軍二

**增**左傳曰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武有七德禁暴  
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眾豐財者也我無一焉何以示  
子孫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三國志諸葛亮



傳曰馬謖違亮節度大為張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  
還漢中後周書達奚武傳曰齊王憲夜收軍欲待明  
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還明日欲歸不  
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豈可數營士衆一旦棄之  
遂全軍而返後魏書曰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  
馬悅以城南入蕭衍遣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  
邢巒討之豫州平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  
役不踰時剋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不愧古人唐書  
高仙芝傳曰小勃律王為吐蕃所誘自田仁琬以來三  
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八月

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邊令誠  
俱班師又薛仁貴傳曰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  
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賊氣懾皆降轉討磧  
北餘衆擒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  
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  
烈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  
李勉出兵相犄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  
希烈自解乃遣步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  
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為賊設伏詭擊死  
者殆半又李元諒傳曰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



從渾瑊會平涼俄而虜劫盟元諒兵成列出虜騎乃解  
元諒遣車重先而與瑊振旅徐還時以為有古良將風  
通鑑唐紀曰楊行密拔密州以張訓為刺史汴兵將  
至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  
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  
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府  
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五代史曰王景  
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  
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  
急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

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  
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又曰氏叔琮自太行入  
取澤潞出石會營於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  
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  
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  
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退屯於蒲縣叔琮  
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於太原而兵大疫叔琮班師  
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  
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於高岡晉兵疑  
其有伏乃不敢追宋史岳飛傳曰飛方指日渡河而



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  
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  
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  
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  
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  
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  
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徒從  
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旋軍三

**原允當** 將班軍志曰允當則歸 傳役將班矣勝

**歸喜逆**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晉師歸范文子後入

必屬耳目焉 反旆 出車楚令尹南轅反旆以勤歸也

**洗兵止戈** 增出教 抗表後漢書楊彪傳曰曹

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

已外曹莫曉楊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

如可惜公歸計決矣 晉書曰賈充為伐吳大都督孫

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

表與告捷表同至朝野以 **原振旅凱** 向師哭城濮

孟明歸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云云 獻俘授馘

舍爵策勳 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 入而振旅

武功部

荆益貢名卷三百二十一

旋軍

四



功已成於破竹

旋軍四

**增賦競病韻**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于華林宴飲賦詩景宗已醉求賦詩韻已盡惟餘

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幹當公

**事回**

稱奉敕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見榜子

**謝神取錢**

大鐵圍山叢談曰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時

神甚靈武襄遠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

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

也左右諫止儻則不如意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

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面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

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

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及師還如射鬼箭

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射鬼箭

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遼史曰旋師以一謀者植柱縛其上亂射之矢集如蝟謂之射鬼箭

旋軍五

**增碑**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涉淮浮江梟懸魁逆布宣德

澤返旆河南

殿一

**增**左傳曰襄公二十六年聲子對令尹子木曰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也

又曰定公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

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

其素厲寧爲無勇 又曰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曹人詬之不行 後漢書岑彭傳曰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 後周書曰高祖去晉州留齊王憲爲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粱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兵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百餘人齊衆乃退 唐書輔公柘傳曰李子通據江都杜伏威使公柘以精兵數

千渡江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銳甚公柘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令曰却者斬公柘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鬪大破之 五代史曰梁以王景仁爲淮西招討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於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 兵略纂聞曰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三人巡邊賊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即揮兵上山爲陣列自固賊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殿二去五里

**原探簡** **橫牙** 後漢鄧禹字仲華赤眉至人憚為後拒

宗曰豈辭難就逸遂破赤眉 **飛拒後** 曰是張翼德 **可來決死** 眾莫敢前

**增出則殿** 與還則殿 **五代史** 曰霍存 **入則當** 其前出則

料曰湯和身長七尺餘多力善射 **伐大木** 乘小輿

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之 **唐書** 封常清傳曰安祿山陷 **榮陽** 常清退入上東門

不唐書再戰都亭驛又安祿山陷榮陽常清退入上東門 **象門** 出伐大木塞道

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 **數騎殿** 八編類

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單騎殿** 數騎殿 **伏皆赴** 若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

見勝知其為將也 **陣開復** 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 **圍之數重** 勝突四擊

中矢踣步而入 **兵戰于** 霍丘梁兵大敗 **王景仁** 以通鑑 **梁紀** 曰吳兵與

**原連車塞隊** **策馬入門** 殿 **沙衛** 連大車以塞隊

齊之辱也 **注沙衛** 奄人故辱國 **論語** 孟之反不

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 **後也** **馬不進也**

**身擁數百騎殿** **身以五百騎殿** 唐書實軌傳曰賊掠

利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 **破之** **又李光弼**

傳曰史思明至偃師光弼悉 **殿**

**殿三**

**增自斷後** 蜀志注趙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

身自斷後復相錄箕谷軍退初不相失 **何故** **鄧芝** 曰雲

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 **以下軍殿** 唐書李愬傳曰愬

武功部 **殿**

開蓋頁

殿



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領馬步軍三千  
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成  
以殿段文昌平淮西碑曰又遣其將田萬二千人為

殿五代史曰蜀平魏王繼岌班師使殿曳柴金史鶴

宋人圍蔡州鶴壽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

營使諸軍謀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

千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殿曳柴宋

人顧塵起以為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

增典故紀聞曰永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平

還朝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若地方有

小警即調本鎮兵馬勦殺不報捷不宣捷後來有撲殺

或掩襲以取勝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

而并為一路或二三日而詐為一日槩以捷音奏報宣

布於廷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於今而賞

濫極矣

獻捷二

增左傳曰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

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夏四月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

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

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唐書

曰元和十二年十月隋唐節度使李愬帥師入蔡州執

武功部

海鏡類考卷之三十一 獻捷



洪鐘卷之三十一  
賊帥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上御宣政殿受朝賀九品已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又曰元和十四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遣使獻逆賊李師道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太廟郊社上御興安門百僚於門下列位稱賀又太宗本紀曰太宗敗竇建德于虎牢執之王世充乃降六月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于太廟通鑑唐紀曰王重榮函襄王煊首至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賊臣所逼止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煊已就誅宜

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五代史曰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又曰劉龔遣將李守鄜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為偽廷今反面縛何也通鑑宋紀曰哲宗時夏人圍平夏章綵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眾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

### 獻捷三

原奏愷

獻捷

周禮云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也左傳晉侯獻齊捷

武功部

武職類考卷之三十一

獻捷

九



于和在和 左傳云師克在和不在眾商周之 周于

周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破百萬之 周于 周于

漢書武帝紀云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南 周于 周于

越破以爲聞喜縣 周于 周于

呂嘉首以 周于 周于

爲獲嘉縣 周于 周于

箋云定止也 周于 周于

自安也則庶乎 周于 周于

擒孟獲詳俘獲 周于 周于

不出但數所獲 周于 周于

凱還 周于 周于

淵字子尼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淵上首級如其實太 周于 周于

聽祖也 周于 周于

獲嘉

聞喜

三捷

七擒

飲至

數俘

凱歌

吉語

如實

得禮

稱伐

獻俘

大悅 獻俘 稱伐 晉文獻楚俘于王 郤至 獻旗 李陵答蘇武書然猶斬 爲果 致果 殺敵爲果 破竹 建瓴 策勳 獻狀 程力 獻功 勸有功 左傳楚子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懲淫慝 觀以懲淫慝杜注曰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湏毀常王命伐 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 楚勝鄭 吳入楚 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親 自手旌左右擣軍退舍七里 穀梁傳云庚辰吳入楚 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 鄭注云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徙 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 徒

取旗 李陵答蘇武書然猶斬 爲果 致果 破竹 建瓴 策勳 獻狀 程力 獻功 勸有功 左傳楚子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懲淫慝 觀以懲淫慝杜注曰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湏毀常王命伐 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 楚勝鄭 吳入楚 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親 自手旌左右擣軍退舍七里 穀梁傳云庚辰吳入楚 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 鄭注云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徙 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 徒

築武軍 封狼居 君蓋築武軍而收晉師于邲潘黨曰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武功部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武有七德我

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

功也漢書云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振天聲

收洪捷班固燕然山銘云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

聲捷陸機祖德論云走雄孫于長浪收希世之破郅

支斬温禺漢書陳湯破郅支得漢節詳攻戰破郅

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萬里拘諸原

醜勞軍饗士所獲敵人之眾以還歸也執訊獲

至濟上勞軍行賞饗振旅闐闐攸馘安安

士封樂毅于昌國振旅闐闐攸馘安安

鼓淵淵振旅闐闐謹案兵入曰振旅振猶止也闐闐謂

戰止整眾而歸鼓聲闐闐然也詩皇矣篇臨闐闐謂

崇墉言言執訊連攸馘安安葛曰閑閑動搖也言言

高大也連連徐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

戎服將事藁街懸首子產獻陳捷戎服將事曰陳

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大示

繁延壽以月令當春掩骼埋胔勿宜懸車騎將軍許嘉

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孔子誅優施方盛夏

首足異門而出宜懸以訊馘告禮以俘馘示鄭文

十日有詔將軍議是獻功於社獻捷于王凡諸侯

捷乃示之以俘馘獻功於社獻捷于王凡諸侯

有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捷無虛月賞不踰

時奉我天誅獻爾月捷我武維揚我戰則克

武功部

武功部

獻捷

上

受朕以行方見采薇之詠獻俘而入旋聞破竹之



功

獻捷四

**增**詩唐張隨河中獻捷詩曰叛將忘恩久王師不戰通

凱歌千里內嘉氣二儀中寇盡條山下兵迴漢苑東將

軍初執訊明主欲論功落日煙塵盡寒郊壁壘空蒼生

幸無事自此樂堯風 劉禹錫凱樂歌詞曰四海皇風

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 岑參凱歌

曰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

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劉長卿平番曲曰絕漠大軍還

平沙獨戍閒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軍詐

**增**太公六韜曰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托鬼神以惑眾

心 又發啓曰鷲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

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史記越世家曰鷲鳥之擊也

必匿其形 淮南子兵略訓曰始如狐狸故彼輕來合

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鷲也俯其首猛獸之攫也

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

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

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

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



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

軍詐二

**增**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

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

其衆也乃脫歸又曰昭公二十二年鼓人叛晉荀吳

略東陽使師偽為將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

遂襲鼓滅之吳志太史慈傳曰北海相孔融屯都昌

為賊管亥所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

慈自請求行融許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

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

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

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

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

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

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唐書王世充傳

曰齊賊孟讓至盱眙王世充拒之列五壁不戰羸兵以

示弱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

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

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為方陣外向毀垣旦



而奮擊大破之。又李光弼傳曰：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珩將兵十萬攻光弼。光弼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又曰：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又高仙芝傳曰：仙芝深入吐蕃，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木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

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婆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婆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又薛萬均傳曰：竇建德寇范陽，薛萬均教羅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渡擊之。又王峻傳曰：開元二年，吐蕃寇臨洮，峻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荔非元禮傳曰：李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周摯恃眾直逼



城元禮出戰摯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怠其意因休柵中良久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通鑑唐紀曰楊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五代史曰張敬達陳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鞞人馬皆不甲胄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萬餘人又曰趙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王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

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通鑑宋紀曰酈瓊擁呂祉北歸劉豫張浚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寡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寡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亦賴以少安又曰宋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



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弇州史料曰王守仁討汀贛盜先是賊廣設謀布督府左右探聲息飲食必以報守仁或陽就日者卜吉矣已乃更擇吉或旣蓐秣發抵道僅舍許返賊稍

稍不爲備而守仁潛發副使楊璋兵直前進大敗之兵略纂聞曰太祖使康茂才詐降陳友諒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爲曰木橋遣闖者歸書答云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吝茂才以書上上即命李善長日夜易橋以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瘠馬敝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賊給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擒殺將士數萬 又曰沈希儀爲右江參將嘗欲勦一巢而恐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希儀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



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希儀又  
每以甚雨淒風之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銃以  
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  
賊盡驚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  
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岸石死妻子更相嗟怨黎明下山  
訶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  
聞愈益驚已而陰訶之城中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  
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為熟猺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  
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矣 又曰雲中上谷間有禦  
人者充斥於道馬都督芳使健兒馬虎等衷甲佯為婦

人裝載以牛車賊犯而盡執之

軍詐三

**原會飲** 竄書 史記衛鞅遺魏公子邛書曰往與公子

相見會盟樂飲而罷以安秦魏邛以為然會飲伏甲兵

攻邛敗其軍太祖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

遂將示馬超超果設伏坑降後漢虞詡為武都守

疑遂與太祖有應

萬餘圍之詔陳兵令從東郭出北郭入貿易衣服迴轉

數周窺恐而退設伏邀之大敗白起詐坑趙降卒四

十萬 **因勢** **尚謀** 刑詐注謂孫武事因勢輔時作為

**增張疑幟** **作機橋** 唐書王雄誕傳曰李子通以精兵

出不意乘高蔽掩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

燒營遁保餘杭遂追擒之又康承訓傳曰龐勛反承

訓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組賊 **原欲渡而伏**

武功部

刑部

軍詐

三



不期而薄

韓信擊魏益為疑兵陳舡欲渡臨晉而伏

薄人于險

左實右偽

擊東備西

偽以衣服為入形

無勇也

周亞夫擊吳吳奔壁東南亞夫備西

苟求詐勝

匪念德攻

增曳柴揚塵

伐木列炬

唐書顏杲卿傳

兼御史中丞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

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

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又黑齒常

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囂以二百騎突之

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

若烽燧然會風起縛藁為人結草為人又張巡傳

賊疑救至遂夜遁縛藁為人結草為人又張巡傳

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黑衣服夜縫城下潮兵爭射之久

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縫人賊笑不設備

慙益兵圍之五百所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

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

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旂

幟往來不知其閉壘示怯緩師示弱五代史曰王

去也從楊行密梁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師範乞兵于行

密遂斬友寧太祖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

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酣退坐

召諸將飲酒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

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

將天酒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

武功部

尉蓋負

軍詐

大



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鄴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

詐為降書

詐言救兵

祖孔帖曰朱裕奔于鄆州太

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夜率其兵叩鄆城陰使人召珍約開門而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甕城之內珍僅以身免太祖不責也五代史曰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葛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

陽言旋師

唐書曰李希烈反曹王皋遷江西節度使賊柵蔡山不可攻皋聲言西取蘄引兵艦

循厓沂江上賊聞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皋直西去蔡山三百里皋遣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蔡山拔之初又屈突通傳曰劉迦論反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地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狗詐為糧車偽

為餉船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詐為糧車三百乘

精兵踵其後賊方取糧車中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八編類纂曰賀若敦與侯瑱相持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使人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遣兵于江岸來牽馬馬既畏船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及亡奔者猶謂敦之詐並不取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

詐為逃亡

詐為貢獻

茂貞堅壁不出募有能入

城為諜者騎士馬景請行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于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迓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眾騎而營中寂如無人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旦偃旗眾潛伏營中告茂貞曰全忠舉兵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眾攻全

武功部

洪金英山卷三十一

軍詐

七



忠全忠鼓于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又曰平盧節度使王師範謀討全忠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東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號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

**曳柴燃**

草列幟燃芻列通鑑後梁紀曰李存審將至幽州契丹動先令嬴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眾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又宋紀曰契丹薄代州城張齊賢選廂軍二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劔并之美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空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鐙砦掩擊大敗之

**偽若行賞 佯若奔潰**

弇州史料曰滁饑郭子興與諸將謀所向高帝曰獨和陽可圖耳然當以計取之為子興畫策使其將張天祐選精兵三千為元服裝以四橐駝載物偽若行賞者將而前以襲和陽而取再成以絳衣兵萬人繼之又曰王守仁既破瀘頭賊餘賊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山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

**原晉將征南尚**

**無掩襲之計** 羊祜克 天兵逐北寧多變詐之謀

軍詐四

**增射觀者** 通鑑曰周章孝寬與尉遲迴戰于鄴失利鄴中土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當以

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騰藉聲如雷忻夜

乃呼曰賊敗矣軍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

**叢萬炬疑賊** 唐書曰吐蕃犯武功郭子儀遣張知節為前鋒擊鼓謹山張旗幟夜叢萬炬疑賊

**夜燃束葦人執二炬** 又曰李銑陣江北夜燃束葦人執二炬景亂水中覘者以倍告

武功部

增監領函卷三十一

軍詐

行



永王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王師衣羊皮入羊羣通鑑  
 已濟遁去遲明覺其給復入城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  
 唐紀曰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  
 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入延壽  
 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復衣皮反命  
 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  
 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偷兵術又曰李德裕奏  
 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  
 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致失利經一兩月又  
 處兵聚于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  
 偷兵詣他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弗與戰  
 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  
 氣官軍遣諜者謂其抽兵樹長木若帆檣通鑑宋紀  
 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督水陸兵攻江南都虞  
 都虞候劉遇都部署王明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  
 候朱令贊自湖口入援眾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  
 石浮梁曹彬聞之遣王明密令人樹長木于洲渚間若  
 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檣諸  
 將犄角襲之令贊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  
 軍劉遇急攻之令贊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

及之眾大潰遂擒令贊金陵繫帚馬尾兵略纂聞曰  
 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令馬馳行必擊巡撫大  
 同時敵列營三十里號六萬進以疑敵敵竟去夜東  
 帚于尾塵翳障天日夜燃烽火初鎮廣西廣西溪峒猺  
 火牛羊角又曰都督山雲宣德初鎮廣西廣西溪峒猺  
 敵雲一鼓破之賊退保山巔山皆險峻草木蒙密賊以  
 木挂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  
 者雲營山下於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  
 至矣亟斷藤比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  
 夜縱白羊千頭又曰王倬令餘干時贛盜殺信豐尹  
 敢進倬夜縱白羊千頭于山下鼓譟  
 從之罄賊矢石比曉進兵大破之

軍詐五

**增詔**唐李贇皇賜石雄詔曰意廣立虛寨多設疑兵蓋

為自防豈暇侵佚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

武功部

尉監頂志卷三十一

軍詐疲兵

三



疲兵一

增三國魏武帝志曰公與袁紹在官渡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眾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通鑑唐紀曰董昌反錢鏐攻之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疆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又宋紀曰李順分遣楊廣數萬眾寇劍門上官正為劍門都監麾下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大敗之斬馘幾盡

疲兵二

原勞師遠襲

老師費財

左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久出為老

困獸猶鬪

創病皆起

傳呼創病皆起

人無尺鐵

民不堪命

兵盡矢窮入無尺鐵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

師勞力竭

師老敵彊

疏勒重圍而井竭

居延苦戰而矢窮

上耿恭下李陵

漢將失道呼疲兵以當干

齊師背城收餘

燼而借一

疲兵三

增疲老

唐書韓收曰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厲兵按甲邀建德歸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必縛致

下麾

勇廢為疋眾失為弱

又陸贄奏議曰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疋眾

失為

武功部

武監頁函卷三十一

疲兵

三



疲兵四

**增**詩唐劉長卿疲兵篇曰三軍疲馬力已盡百戰殘軀功未論陣雲泱泱屯塞北羽書紛紛來不息孤城望處增斷腸折劍看時可沾臆元戎日夕且歌舞不念關山久辛苦自矜倚劍氣凌雲却笑聞笳淚如雨

無備一

**增**左傳曰隱公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文公十六年

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遂滅庸 又曰襄公十四年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倣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又曰昭公五年遠啓疆對楚子曰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又唐書李靖傳曰時秋潦濤瀨漲惡蕭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



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又薛舉傳曰：劉文靜  
殷開山觀兵于高墪，恃衆不設備。薛舉兵掩其後，遂大  
敗。又李嗣業傳曰：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  
田珍爲左右陌刀將，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  
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  
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  
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  
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又楊恭仁傳  
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趨盪倍  
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又李絳傳曰：絳爲山南

西道節度使，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  
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  
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  
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  
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又李勉傳曰：勉使其將  
唐漢臣與劉德信襲許未至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爲賊  
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通鑑唐紀曰：戴可師將兵  
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  
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  
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



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捷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五代史曰莊宗初聞康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於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曰李又曰王彥章

攻德勝朱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鴛才果誤子事又曰梁太祖遣朱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趨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遂下之又曰李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丁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於沈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說選曰馬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剋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



洪金卷四卷三十一  
叛武陵酋豪王逵咬牙等十數人舉兵襲之數日而有  
八千之衆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  
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  
束手就戮鎬單騎遁走通鑑宋紀曰契丹北院樞密  
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  
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鎬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  
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  
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  
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  
傷者不可勝計無又曰儂智高反時天下久安廣南州

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  
龔潯等八州金又曰儂智高陷昭州仁宗乃除孫沔湖  
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  
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夫  
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  
說略曰宋太祖與唐將皇甫暉戰敗因訪趙學究問計  
學究曰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乃山之背也可直抵城  
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無敢躡其後  
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  
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太祖即下令誓師夜



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暉率親兵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遂下滁州并八編類纂曰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并州史料曰藍玉率兵襲脫古思帖木兒戒諸軍皆穴地

而爨毋使見煙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敵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僂之衆遂潰皆請降 兵略纂聞曰王瓊在本兵時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浙江巡按御史解冕奏聞瓊呼賁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一時皆以為失策賊偵知此語恣意劫掠不設備先是戶部為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瓊即請密敕延光討之且授以方略延光命副使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相聚酣飲兵至即擒斬無一人



得脫者

無備二

原狎敵

罷屯

穀梁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

時請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至上谷漁陽安國嘔血而

死恃陋易小申公巫臣謂莒子曰城已惡矣莒子曰

勇夫重閉况國乎明年楚伐莒克三都無備也夫恃陋而

不備公卑邾不設備臧文仲曰國無小羅易晉左

邾戰公卑邾不設備臧文仲曰國無小羅易晉左

楚莫敖伐羅鬪伯比曰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必小羅而不設備羅人曰莫敖之莫敖縊于荒谷又晉

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

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設備不可以五稔注有舒庸人

戎于桑增恃吳易秦左傳曰成公十七年舒庸人

田也增恃吳易秦左傳曰成公十七年舒庸人

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

之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

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原習孝經納斥候涼州刺史宋泉患多寇欲多寫孝

為漢陽長史諫曰崔杼弑君慶父篡位齊魯非無文學

責不備示不可恃不可師也文仲曰無備雖眾不可

增掩不備擊不意唐書侯君集傳曰李靖討吐谷

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

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

士約賚深入及其眾于庫山大戰破之拔軍就新羅與金

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今天子欲滅高麗

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全戰勝

武功部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窮亡矣

無備

天



**取黃澤**

唐書徐申傳曰申進嶺南節度使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巒蠻抵蜀擣關

不備詔可贊皇一品集曰任畹李丕與臣狀兩道魏

勝則易城而處伏望詔義忠朝宋不做 莒未陳

請潛移兵取黃澤路掩其不備宋不做 莒未陳

曰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洵原身不被甲

勝也又曰昭公五年莒人來討

以為軍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

營部不擊刁斗

就善水草屯舍人人忘戰必危 忘守則危

自便不擊刁斗自衛無備官辦 不戒視

大好戰必亡天下危 忘守則危

成傳曰無備而官

何害雖曰薄威 且乖重閉 增延壽開門 知温

披闔唐書朱延壽傳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

設備而不取逼也又崔知温傳知温遷蘭州刺史党

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眾懼莫知所出披闔不設備羌

怪之不敢進俄會將鄆人恃雨 彥澤逆風

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高行周將前軍夜遇雨

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

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

之奮擊甚銳諸將皆曰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

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

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

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柵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

追至衛邨又大不設壁壘 不設斥候

敗之契丹遜去唐書王世充

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

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葺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

武功部無備

武元



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眾大潰通鑑唐紀曰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援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給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契苾何力傳曰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

無備三

增乘虛擣心脅唐書張道源傳曰道源守趙州為竇建乘虛擣賊心脅即詔諸直擣其牙又契苾何力傳曰

將率兵應接俄而賊平薛萬均懲前敗以為不可何力曰突淪川向力欲襲之薛萬均以為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

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為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視其陣無法指觀嗤

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又哥舒翰傳曰賊將崔乾祐為陣十五五或却或

笑進以哥舒翰傳曰賊將崔乾祐為陣十五五或却或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避

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王師大潰不料天下

安危事又崔植傳曰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朔不知兵所從來五代史曰天祐二年羅紹威將太

祖乃遣馬嗣勳以長直千人為綵輿入魏致兵器于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

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

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

乘人未備者莫若急攻又曰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

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

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

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汴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

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

入猶巷戰殺傷甚南朝可謂無人弼自安吉進兵過

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不曉海路舟楫史

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副統制與工部尚書蘇

武功部

州監黃丞卷三十一

無備

三



且舟人望見敵舟請為備鄭家問去此幾何舟人曰以水路測之且三百里風迅行即至矣鄭家不曉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頃敵果至見我軍無備即以火砲擲之鄭家顧見左右舟中皆火發度不得脫赴水死

無備四

**增**詔唐李贇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韓信襲歷下之

軍李靖翦陰山之虜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計不遺

又賜仲武詔曰宜選精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授

首孟獲雖縱而必擒特立奇勲永光千古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一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二

武功部十七

不撫士 乞師

**增**質子

縱敵 勞人 救援

將交惡 退散

敗將 善敗

不撫士一

**增**唐書哥舒翰傳曰翰為人嚴少恩軍行未嘗恤士飢

寒有啗民堪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

與將士樗蒲飲酒彈箏篪琵琶為樂而士米糲不饜帝

令中人表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即斥御服餘

者制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鏑如故 五

代史曰范延光反遣牙將孫銳掠滑衛銳輕脫無謀兵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二

不撫士



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  
大熱皆不為用又曰蔡王信所至贖貨好行殺戮軍  
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  
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

寒食不撫士二晉書之溫軍卒大宜五軍中不

**原** 覲酒 乞襦 左傳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云  
與之父覲之注慈然服飾備也覲邪視也言已與被

宣帝仲達兵士寒凍乞襦帝不與或曰王府故 躡鞠  
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得私施

**芻** 秦 漢嫖姚將軍霍去病少貴不省士其從軍上遣  
大官齎數十乘而士有飢色其在塞外卒乏糧

不能自振去病尚穿地 躡鞠 注穿地作鞠室鞠以皮為  
之實以毛楚躡而戲 楚子及攻秦士卒分菽糧而食

將軍芻秦黍稷戰 敗母閉門不納 鶴有祿位 將不省兵 傳衛懿公  
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皆曰使鶴鶴 未嘗撫眾 不

**恤** 小人 晉謝萬受任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眾兄  
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也將益恨之 蜀志關

羽善待卒而驕士大夫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不撫士三

**增** 損糧以漁利 唐書長平王叔良傳武德初鎮涇州捍  
是大饑米斗千錢叔良不 倡優蒲箏相娛樂 傳曰天

恤士損糧以漁利下皆怨 而病奪其明監軍諸將以倡優蒲箏相娛樂渾隴武士  
飯糲米日不厭而 高鹽直賤帛估 又陸長源傳曰董

責死戰其敗固宜 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眾始懼軍中請出  
帑帛為軍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孟叔度希望又償

武功部 不撫士

不撫士

不撫士

不撫士

不撫士

不撫士

不撫士

不撫士



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  
 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  
 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為眾怒益甚長源  
 性剛不適應變又不為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  
 食其肉西幸刮地以去又程日華傳曰日華為張孝忠牙將  
 宗以滄界疆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即牢守孝  
 忠令日華往諭之固烈請還恒州既治裝悉帑以行軍  
 中怒曰馬瘠士飢死刺史不棄毫髮恤吾急今刮地  
 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共逼日華領州  
 給故繒陳綵又皇甫鎛傳曰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  
 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鎛指所著鞞曰詔  
 此內庫所出牢韜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  
 責士皆曰反虜又張弘靖傳曰弘靖為盧龍節度其詬  
 責士皆曰反虜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  
 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甲首曰  
 不撫士四未嘗無眾不

**增疏**唐辛替否疏曰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  
 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  
 驟敗莫不由斯

縱敵一罪

晉書載記

**增**三國典略曰侯景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使謂慕容紹  
 宗曰景若被擒公復何所用紹宗乃緩之  
 曰王陵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鴛從弟末杯  
 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入壘門為勒獲勒質末  
 杯遣使求之於疾陸眷文鴛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  
 一人故縱成擒之寇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唐書李

武功部

月益頁白卷三百三十一

縱敵

三



軌傳曰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悉虜其衆軌縱還之李贇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坑之末又薛仁貴傳曰仁貴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殄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有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耶 遼史曰余覲率千餘騎叛入金天祚遣知奚王府事蕭遐買北府宰相蕭德恭等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閭山縣諸將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覲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

余覲他日吾黨皆余覲也不若縱之還即給曰追襲不及

縱敵二

原長寇

狎敵

傳墮軍實而長寇

一縱

七縱

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

諸葛孔明事

下

玩寇

勞師

不縱不武

不擊何

俟

有敵而不縱不可謂武

趙穿曰裏

脩德其避

聞疆而退

秦伯脩德晉其避之

成師

敵不可縱

寇不可玩

患生

聊固吾圉

罔敵我師

軍旣失謀

寇將得計

縱敵三

武功部

武備類考卷三十三

縱敵

日



**增**時不重得唐書康承訓傳曰賊龐勛欲乘勝攻承訓

重得願將軍無縱敵時承訓方攻臨洺間勛計追還兵

伏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即奔相蹈藉死者四

萬不留賊為富貴作地又劉巨容傳曰巨容遷山南東

道節度使大敗黃巢巢浮江東

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

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

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為富貴

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

勞人

**增**唐書哥舒曜傳曰李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

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 又李光弼

傳曰史思明蔡希德攻光弼眾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

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通鑑元紀曰劉深征

八百媳婦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

八驅民轉餉溪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

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

勞人

**原**苟人罷而不恤 則魚爛而可憂 苟無城惡之虞

盍念民罷之戒 警備結完國雖無患 役能罷弊

人則不堪 恃陋無虞楚雖克莒 亟城不取秦亦敗

梁 苟失其防城郢必聞吳入入楚 不得其備溝宮

豈免梁亡 雖安必思危備欲侔於天險 而民不堪

命患亦生於土崩



命患勞人三十餘

增市物繼屬於屢遞子背望於道唐書魏徵傳曰徵上

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右戌

四鎮左屯安東又秋仁傑傳曰時發兵戌疏勒四鎮百

出調度之費徂以寢廣右戌四鎮左屯安東外請罪

增疏唐狄仁傑諫征伐疏曰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

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豈不欲慕尚虛名

蓋憚勞人力也谷之間一夫負粟八十里樓人於之樓

增詔唐李贊皇一品集賜王元達洪敬詔曰由此孽童

致茲暴露然獫狁孔亟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寧公

旦有三年之役事非獲已諒匪勞人封奏至鼓聚悉

將交惡一

增唐書馬燧傳曰初燧與李抱真不協李晟和之乃復

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

使盧元卿為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

真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

不成大功五代史曰李唐賓與朱珍威名略等而驍

勇過之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

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忿夜走還宣武珍單

武功部

將交惡

將交惡

六



騎追之交訴太祖兩惜其材為和解之夫又曰末帝以  
賀瓌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於行臺晉軍迫瓌十里  
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  
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八編類纂曰王彥章疾趙張  
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  
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  
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  
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  
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  
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與六月之而斯與未寧公

原廉藺

原廉藺

寇賈

史記廉頗曰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我

望則引車避曰兩虎鬪勢不俱生吾先國家之急後私

讐頗聞之肉袒負荆謝罪史遷曰智勇兼之矣後漢

寇恂在潁川賈復部將犯法恂怒欲手刃恂恂

每避後于帝坐相遇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

朕為解之不以私憾何以私怒魏張遼屯合肥孫

遂交歡人忘義率眾與遼破權吳甘寧廚下兒有過

可以私憾忘義率眾與遼破權吳甘寧廚下兒有過

走投呂蒙蒙恐殺之不即還後寧齋酒禮與蒙母蒙與

弓射殺之畢勅船人增纜解衣卧蒙大怒擊鼓會兵欲

攻寧蒙母徒跪曰至尊待汝如骨肉何以私怒甘寧蒙

聞母言即自至寧船笑曰老母待卿食寧噓戲曰負卿

即與蒙俱見具休欲罪達濬常疑渾遠節曹休曰假賈

母歡宴永日具休欲罪達濬常疑渾遠節曹休曰假賈

性剛侮易諸將不可以為督魏略曰休怨達遂呵使勅

豫州拾棄仗達曰為國作豫州不為拾棄仗與休更相

武功部

將交惡

七



表魏書云休欲罪遠達絕無言晉王濬等伐吳濬不受渾節度濬先平吳後論功先後因不平渾子濟亦數毀濬濬常疑渾渾詣濬濬陳

武備然後相見其相疑如此

左傳卻至曰楚有六間其二卿相惡

賜酒諭釋唐書郭虔瓘傳曰虔瓘與安撫宣慰十姓

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眾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室

隙戮力國家宋史高宗紀曰紹興五年劉光世韓世

忠張俊入辭命升殿以光世世忠

有隙賜酒諭釋之皆感激奉詔

將交惡三

增且願兩虎勿復私鬪南史韋叡傳曰胡景畧與前軍

畧一怒自啣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

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畧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鬪

相視不交

言八編類纂曰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子

儀與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

能雖同盤飲食常睨

目相視不交一言

辛晉將交惡四來子嗣又曰棄公二十四辛齊對

增奏議唐陸贄奏議李建徽陽惠元兵馬狀曰四軍按

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

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

養寇蓄奸而忿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

遞怒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

乞師六十三辛晉對對裕餘來子嗣

增春秋提要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辭又曰乞不保得之辭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武功部

增

乞師



乞師二師出不必又得不必親始言乞師

**增**左傳曰僖公二十六年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

又曰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

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且先君

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

亡何為又又曰成公十六年卻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

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注卑讓有禮故又

曰成公十七年晉侯使荀瑩來乞師又又曰成公十八

年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又曰襄公二十四年齊侯將

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啟疆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

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啟疆如楚辭且乞師又又曰哀

公二十四年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

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

周公願乞靈於臧氏唐書顏真卿傳曰真卿加河北

招討採訪使安祿山及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

萼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為金城清河西鄰

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

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眾公因而撫有以為腹心

他城運之如臂指耳真卿為出兵六千 又辛謹傳曰

龐勛反攻杜悛於泗州謹曰事急矣獨出可以求援乃



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岍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昇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朝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爲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公詎能獨存耶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公昇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於地泣以謝衆既叩准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爲請讜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巴濟惛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讜入人心遂固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

請復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絢復詣浙西見杜審權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讜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又王重榮傳曰重榮懼巢復振憂之與楊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帥師從之遂平巢

乞師三

原告急

恤難

晉伐鄭鄭子駟如秦乞師曰大國在敝邑之宇內是以告急同恤社稷之難

乞旅

藉兵

傳楚子囊乞旅于秦漢陳餘從田橫藉兵注藉借也

出送

武功部

月盈負山卷三十三

乞師



重辭宋圍華氏華登如楚乞師華以車五十乘犯師

出不必勝也戰七日之哭一宿之行

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音水漿不入口七日而得

病為一宿之行見穰侯穰侯曰急急乎筮曰未急穰

乞師四

增使百輩往乃許唐書劉仁恭傳曰仁恭為葛從周等

救克用為侵邢洛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仁恭

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復

從克用乞師使蠟丸乞師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

屢募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于邢州大將家及富室

皆徙山東路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

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十人持斧交陣頗出

于李克用請復軍府于潞州

增不乞師五種其休害三王景而冀腰非非豈身而

增詩唐耿漳代宋州將淮上乞師詩曰唇齒幸相依危

亡故遠歸身輕百戰出家在數重圍上將堅深壘殘兵

鬪落暉常聞鐵劍利早晚借餘威

質子一

增左傳曰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穀梁曰誥誓不及五帝詛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

伯曰影土氣言氣吾封子非王子也

公呂質子二又豈焚軍陳常置軍中以資質又

增左傳曰定公三年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

武功部

月鑑類編卷之三十三

質子



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前漢書高帝紀曰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及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又陳湯傳曰湯上疏言康居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功臣上出湯奪爵爲士伍一後漢書明帝紀曰永平十七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唐書薛登傳曰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并爲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

子短臣謂願克侍子可一切禁絕武后不納又南蠻傳曰高駢遣浮圖景仙攝使往南詔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通鑑唐紀曰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于朱全忠以妻子爲質又曰錢鏐命顧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鏐命其子傳璫爲全武僕與偕之廣陵其無益不

### 質子三

**增**交質

兩屬

左傳曰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漢書鄯善國傳曰樓蘭遣一



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詔捕樓蘭王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向匈奴奴無益不孝左傳曰信不由衷自是不甚親信樓蘭無益不孝質無益也又齊國佐對晉人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

**說隗囂** 諷師道 後漢隗囂傳且是以不孝令也

**來歙說囂遣子入侍** 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 唐書李師道傳曰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請曰公今歸國為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年歸國為宗姓以天子北面稱藩不臣二也 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餘天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 隗囂捐子馬超背父 囂遣三州遣子弘方入侍 馬超據 以子為質又以女入侍後囂反光武誅之 曹操所殺 以子為質又以女關中反家屬百口俱為曹操所殺

**為質** 唐書陸長源傳曰劉真正臣攝平盧節度使遣使道而歸質糧焉 又尉遲勝傳曰勝本王子闐國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為質而行肅宗 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質子四

**增必唾其面** 史記趙世家曰秦伐趙趙求救于齊齊曰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

寘兒虎口

通鑑唐紀

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寘兒虎口 曰田頽微稿軍錢二十萬緡于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妻以女次子傳權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寘兒虎口傳權曰紆國身之難安敢愛 請更以他王為質 康王為質于金幹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

救援一

武功部

武備類卷三十三

救援

三



增左傳曰隱公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  
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  
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  
也 史記孫臏傳曰齊使者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  
使齊使竊載與之齊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  
王欲將臏臏辭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  
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  
糾者不控捲索隱曰捲即拳也救闖者不搏搢批亢擣虛形格  
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

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  
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  
魏書傳永傳曰齊將陳伯之侵逼壽春公淮為寇詔遣  
永為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往援永總勒士卒水陸  
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  
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岸賊軍亦  
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彭城王勰令永  
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  
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



擊伯之頗有克捷又裴駿傳曰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入薛永宗聚衆應之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君今爲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書唐書曰突厥圍煬帝雁門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謂將軍雲定興宜先後吾軍爲數十里使其晝見旌旗夜聞鉦鼓以爲大至則可不擊而走之不然知我虛實則勝敗未可知也從之突厥候騎見其軍來

不絕果馳告始畢可汗曰救兵大至矣遂引去又辛讜傳曰讜學詩書重然諾走人所急居揚州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勛反攻杜惛於泗州讜聞之挈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惛素聞其名讜亦謂惛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訣同惛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至惛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通鑑唐紀曰泗州援兵旣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惛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



漢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絢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漢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且又曰吐蕃圍鹽州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齋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五代史曰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王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

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大又曰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李存審獨以為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梁紀曰石敬瑭徙鎮天平不受命曰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檄諸鎮外求援契丹可乎通鑑宋紀曰儂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脩守備城得不陷又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於岳飛



飛遣牛臯徐慶援之臯至遙語金將曰牛臯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益又曰趙彥呐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載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弇州史料曰開平王卒於軍李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賊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為疑文忠按劍叱曰聞外之事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其圍

救援二

**原犄角**

**脣齒**

左傳戎子駒支曰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

**竊軍符**

**絕糧道**

史魏信陵君無忌矯命令

如姬竊軍符于魏王卧內矯發晉鄙軍以救趙

**堅壁襲賊**

**射**

請于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

**堅壁襲賊**

**射**

**戰罷兵**

後漢馬武王霸攻周建武敗奔霸堅壁示不相

布至謂諸軍曰元德布弟也故相救布好解鬪今植戟

營門射小支中則諸軍皆罷一發中之諸軍皆伏遂罷

**大國救災**

禮哀圍敗注同

盟者會財以救若宋災也

**不救則取**

**不救而勞**

穀梁諸侯相滅亡齊不相救則桓公取之

**武功部**

**救援**

同治庚午歲三月二十二

七



選敢死士出賊後擊破之世祖明旦與諸將至營  
勞純曰昨夜困乎大軍不可夜動故不相救也  
請從簡書不俟詔命敬仲言于齊侯請救邢以從簡  
書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  
車門霽雲斷指處讓截耳霽雲如臨淮告急賀蘭進  
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  
雲泣曰睢陽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  
設聲樂義不忍獨饗雖食不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  
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  
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五代史曰劉處讓少為張萬  
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  
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拒未能出兵處讓乃于軍門截  
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也奈何不顧其急  
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觀望莫肯救遷延不敢

之敗朝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  
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  
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  
倍道至河中間道詣興元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奉天  
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  
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  
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渡河謂眾曰至河西悉以分  
賜眾利之西屯蒲城有眾五萬下詳不俟詔命注

增奉漏甕沃焦釜春秋後齊語曰秦攻趙長平齊救  
子曰不如與之以退秦兵不與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  
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于齊楚捍蔽也猶齒之于  
唇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出兵相犄角  
楚是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

救援三

增奉漏甕沃焦釜

子曰不如與之以退秦兵不與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

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于齊楚捍蔽也猶齒之于

唇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出兵相犄角

楚是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

武功部

增補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一

救援

大



河南都統李勉聲聞數里通鑑唐紀曰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眾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眾大敗斬首數千級  
王弘立死吳迴退保黃柑遺敵通鑑宋紀曰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夫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

救援四

增詩唐杜甫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詩曰奇兵不在

眾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

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退散

退散一

增周禮春官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助牽主車恐為敵所得也

退散二

退散二

增左傳曰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

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三國

典略曰周武伐齊齊主親戰東偏頗有退者淑妃怖曰

軍敗矣穆提婆進曰大家去齊主以淑妃奔高梁齊眾

大潰軍資甲杖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在陣死者八千餘

人入唐書李密傳曰王世克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既

兩軍接埃霧囂塞世克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

世克督眾疾戰使索類密者過陣譟曰獲密矣密軍亂



遂潰引騎遁武牢衆稍散又郭子儀傳曰子儀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徃徃斬賊首迎王師甲又曰乾元元年詔大舉九節度師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收衛州進圍相州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也又哥舒翰傳曰翰與

崔乾祐戰士棄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沉至縛矛盾乘以渡喧叫震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塹士馬奔蹙相壓迨少選塹平後至者踐之以入五代史曰徐懷玉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全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兵略纂聞曰宸濠及官兵方破省城王守仁忽傳令造兔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旣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

計其數

三

武功部

州縣續編卷三十三

退散

三



信其退散三

**原一青則三北**孟明敗秦伯曰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

叔不以吾為怯**棄甲倒戈**華元棄甲復來倒戈攻

於後**大崩**大崩曰敗績已重**抵罪**奉主

魏志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有前外尺無却一寸故趙

括母乞不坐是知古之將軍破于外而家罪于內其令

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喪師覆師**喪

云師不功則厭而奉王注厭喪冠也**宵遁**宵潰則敗

以復命**席卷瓦解**宵遁**宵潰**則敗

乘再敗有罪**七遇皆北**且遠越曰再敗軍師死

旗靡**風聲鶴唳**逐之**晉苻堅**以其輒亂

石以八萬拒之大敗堅師堅眾奔潰投江水**商周不**

為之不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商周不**

**敵**蔡衛不枝**傳商周之不敵**知難而退

退**軍志曰知難而退**固將先敗**知難而退**

聞疆敵而退非夫也**軍有敗謀**而師無成命

**未知兵**何以為將**此無遺鏃之費**彼有倒戈之

**功**戰士不能深入**大夫無乃淺為**授再衰三竭

**之鼓**呼再戰再北之師**晉人拔數奔之旆**吳衛侯

**去甚敗之旗**有令出征且期後勁**無剛嘗寇遠見**

**出奔**退散四**聲如崩山**通鑑宋紀曰金

**增粉潰**海錄碎事曰白羽**聲如崩山**通鑑宋紀曰金

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

武功部

增粉潰

退散

三



而以生兵夾擊之金日無一人禦敵又曰金幹離不陷  
軍遂潰聲如崩山三日節度使梁方平帥禁旅屯于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  
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  
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  
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  
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  
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人守河我豈  
能渡哉遂敗每退必赭其地又曰契丹主伐元昊元昊  
陷滑州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為未  
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  
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大夫無不對再奏三敗  
未決退散五以北無豈之費對再奏三敗

**增**疏唐周太元彈李聽疏曰委其州而不守燒劫無遺  
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憚包羞聞靈而

**增**衛公兵法曰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相親而

各述已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

擊不知而擊之者敗地利不得而足多戰院者敗勞逸

無別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規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

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絕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

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卒將輝輝不保  
衣敗將二當來東晉非之非論之非論  
**增**史記刺客傳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  
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

武功部

增

敗將



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後漢書鄧禹傳曰禹與赤眉  
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勅曰  
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  
妄進兵禹慙于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傲戰輒不利  
又馮異傳曰鄧弘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  
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兵  
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鄧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  
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異又蓋延傳  
曰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  
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宋書曰王元謨代守碣磔

江夏王義恭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還  
至歷城義恭與元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  
金印之徵耶 唐書高仙芝傳曰祿山反仙芝副榮王  
東討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封常清敗還  
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  
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令誠因言其逗  
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仙芝棄陝地數百里  
股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 又郭子儀傳  
曰安祿山反克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滴水  
上賊安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



收潰卒保武功待暉於朝。又房瑄傳曰：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粟，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又李聽傳曰：史憲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遷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又李師道傳曰：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遣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權，晏平歸以爲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內。

與妻孥戲博，必敗之道。又張介然傳曰：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孳夥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渡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日爲奪光。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五代史曰：劉彥貞之兵施利刃以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徐岱奉天記曰：大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括合統兵一萬屯於汝州。三帥各領本軍，城小卒衆，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它路，又不設支軍，賊謀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矛



資糧山積馬萬餘蹄皆沒焉而通鑑宋紀曰慶曆四年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五年三月甲戌朔以王瓊貪縱不武敗師誤國責授濠州團練使兼弇州史料曰燕兵起命李景隆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為推輪親送之江許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為之下而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燕王之攻大寧遂進

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以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

敗將三

原賁軍

失屬

死寇賁軍之將賁敗也

責功

補過

增減死

除名

晉書曰張駿為涼州牧西域長史李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群心咸悅

文述進軍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乙支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眾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止九軍

武功部

增補

敗將

原



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  
軍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帝大  
怒以述等屬死將畔敵宋書殷孝祖傳曰時賊據  
吏除名為民死將畔敵宋書殷孝祖傳曰時賊據  
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  
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使射者十士攢射  
欲不斃得乎是日于陣中流矢死貞海錄碎事曰將軍  
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注畔敵謂不敢當敵也  
**原因**獸猶鬪棄甲復來荀林父敗晉侯將殺之士  
則死之困獸猶鬪況國將有敗謀軍無成命不  
相乎文下宋華元事

**可以師一何以為將**增七軍皆沒匹馬無返于魏志

傳曰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  
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海錄  
碎事曰孟明之敗歲在庚午之星在降婁唐書薛仁  
匹馬騎輪無返者歲在庚午之星在降婁唐書薛仁  
蕃入寇命為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耻居其下頗違  
待封嘗為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耻居其下頗違

節度仁貴約齊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獲進至烏海  
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眾二十  
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仁貴退居大非川吐蕃益兵四  
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仁貴歎  
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申脰就鞅蹴  
西方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敗  
足入絆注見受原陵心竊慕此參肉足食乎李陵書范

蠡不徇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  
報魯君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爾伍參欲戰孫叔敖  
云戰而不捷參既謀之不臧盍死而無悔疏勒  
之肉其足食乎

井竭將軍未降恭居延矢窮都尉已沒李陵楚殺得

臣再世不競秦用孟明卒復東征亦既敗軍未及

楚殺子玉不能死寇猶望秦用孟明

敗將四

武功部 敗將



**增**獨與二十四騎還後漢書鄧禹傳曰禹與車騎將軍

禹獨與二十四騎還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

如積晉書陸機傳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又假機都督

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威未嘗有也長

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

死者如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唐書屈突通傳曰通

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通令桑顯和夜襲

文靜詰朝大戰破二壁顯和以士疲乃傳餐食文靜因

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遠擊其背顯和

遂潰通勢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勞

勉將士未嘗不流士死麻葦趨京師中軍北軍遇賊

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倚大垂狐尾又曰吐蕃

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大垂狐尾又曰吐蕃

沒為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棄馬縋城而出宋史徽宗

于其首以表狐之性怯

藥師與高世宣楊可世等襲燕蕭幹以兵入援戰十用

于城中藥師等屢敗皆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

**六甲法**又欽宗本紀曰金兵圍京城郭京用六甲法盡

京托言下城作有敗氣燕州史料曰張玉率所部從

法引餘兵遁去有敗氣燕州史料曰張玉率所部從

二十萬軍真定玉請單騎覘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眾

且其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玉曰

彼眾而罵我銳而整胡不相當也燕王顧玉而笑謂業

必從若吾倚若一人足辦遂前薄真定大敗其軍

**恭裕**敗將五曰不下恭裕不讓留聲守少自封與彈大

**增**文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曰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

白刃交兮寶刃折兩軍感兮生死決

善敗一

增通典曰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

武功部

善敗



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咸奔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兩唐書李靖傳曰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又李嗣業傳曰高仙芝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賊銳於鬪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又李希烈傳曰希烈反滑汴副都統劉洽率軍十餘

萬戰白塔不利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爲書洽得書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

善敗二

**原不亡** 自若 善敗者不亡 吳漢字子顏諸將見戰械帝歎曰吳公差彊

人意隱若一敵國 增德 脩政 晉趙衰曰秦師又

增德不可當也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亦能軍 終奮

翼鄭敗王師祝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言雖軍敗身傷

武功部 善敗



所敗異棄馬步走至迴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堅壁約  
 期復戰大破于峻底降男女八萬餘人帝聞之璽書勞  
 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為後圖收餘燼漢晉春  
 奮翼灑池可謂收之桑榆亮曰欲減兵思過則功可翹  
 敗後或勸諸葛亮更發兵亮曰引咎責躬以為後圖民忘  
 足而待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以為後圖民忘  
 其敗城借一合餘察傷夷補卒乘增復成軍益  
 燼背城借一合餘察傷夷補卒乘增復成軍益  
 治軍唐書段秀實傳曰高仙芝討大食圍怛羅城會  
 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眾非仁也嗣  
 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又馬燧傳曰汴將李  
 靈耀反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多張旗  
 幟以犯王師忠臣之兵潰而西將遂歸燧止之益治軍  
 忠臣乃還收  
 亡卒復振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二





